



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层林尽染，风景如画。

江苏扬州市中心的瘦西湖，游人如织。置身其中，朝四周远眺，看不到高楼的天际线，也听不到城市的喧嚣。

扬州，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被称为“通史式”的城市，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以来，便在大运河的滋养下生生不息。扬州的千年，不仅镌刻在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肌理、市井烟火与百姓生活里。

如今，城市持续“长高”，产业不断“增容”，18.25平方公里的扬州古城，却依旧是文化遗产的集聚地，古今交融、主客共享、宜居宜业。

近年来，扬州“护其貌、美其颜、扬其韵、铸其魂”，持续推动古城保护与复兴，古与今于此交相辉映。

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

“把扬州城遗址用刀切一个剖面，不用任何装饰，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感慨。

“活生生”，源于扬州人对这座古城的珍视。20世纪80年代，扬州对老城区新建建筑物限高24米。2017年，《扬州古城保护条例》施行，形成了从物质到非物质、从静态到活态的完整保护链。

位于扬州北护城河畔的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1780年建成，乾隆赐名“文汇阁”，题额“东壁流辉”，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然而到了1854年，文汇阁及其藏书一起毁于战火。

从建成到毁于战火，文汇阁历经70余年，仅存在于扬州人的文化记忆中，给后人留下无尽遗憾。

为了使这一重要的文化地标“复活”，2022年，扬州以尊重历史建筑原貌、复原古籍原图布局、展现扬州文化底蕴、结合现代功能需求为原则，启动了文汇阁重建工程。修旧如旧，精雕细琢之下，“五亭一廊”“名花嘉树，掩映修廊”的精巧景观得以重现。

扬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顾风亲历了唐代罗城四门遗址的保护性发掘，见证了政府、市民与开发商从“开发优先”到“保护优先”的共识转变。如今，古城保护已成为扬州的全民自觉。

从空中俯瞰仁丰里，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脉络宛如一条鱼的骨架：主巷道是脊椎骨，15条支巷如鱼刺般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唐代“里坊制”格局遗存。

入夜时分，仁丰里街口的“者者居”手作文化工作室里，扬州绳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丁家菲正在教年轻人编绳。她的手指在绳线间灵巧翻飞，一根普通绳线变成了精致的“鹤”形挂件。“古人云‘骑鹤上扬州’，现我用绳子把这一只只‘鹤’编织出来，给大家编织出一个现代的‘扬州梦’。”丁家菲笑着说。

「文火慢炖」 江苏扬州持续推动古城保护与复兴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融汇老味道与新活力



在夕阳晚霞的映照下，扬州市古运河两岸树木、小桥、河水，与远处的高楼大厦构成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

沈枫摄（人民图片）

文化街区保护性综合整治时，呼吁“我们的家园我们建，我们的家园我们管”，召集原住民，开门听意见。

杜祥开提出建议：不破坏原有街巷，不迁走原住民，保留烟火气。

扬州市住建局二级调研员刘泓说：“原住民的建议是古城保护更新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最终，扬州放弃将东关街拓宽至12米的计划，不大拆大建、不破坏街巷体系、不破坏居民生态、不破坏历史文脉、不破坏建筑风貌，秉持“小尺度、渐进式、微更新”的理念，用“绣花功夫”对古城进行精雕细琢。

改造后的东关街，让杜祥开感觉“满是乡愁”。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生活在东关街上，杜祥开依然能重拾儿时的快乐。老字号“谢馥春”门前，店主正将一盆盆香粉摆上柜台；富春茶社里，老师傅手持长嘴铜壶穿梭其间；烧饼摊前，师傅正熟练地擀面、包馅、入炉……

“改造后的东关街没有成为‘冰冷的文物’，依然与街坊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居民纷纷说道。

除了提供建议，扬州人还积极参与到古城保护和建设的实际行动中。

在广陵路，70岁的居民郑同生按照扬州古城更新政策，以“青砖外墙、小瓦屋面”的风格修缮自家老宅，获得4万元奖补；居民钱伟鹏用传统造园手法打造庭院，获评“扬州古城传统民居修缮利用优秀范例”。他们的行动带

10多年前，这片街区还显破败，道路坑洼、房屋老旧，居民搬离。2017年，仁丰里改造提升工程启动，创新推出“收储租”模式，统一租用闲置老宅，在保留“原住民、原生活、原场景”的基础上，引入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新业态。



孟德龙摄（人民图片）

动近百户居民自主更新，让集体记忆得以有效保留。

顾风说：“民众的参与，让扬州古城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留住了历史的记忆，让古城成为人们的生活家园、精神家园。”

一首亦古亦今的现代诗

“一条广陵盐商路，半部扬州发展史”。广陵路浓缩着扬州的辉煌历史和盐商记忆，但也曾随时光逐渐衰落。

住在广陵路30多年的居民汤玉华感慨：“早些年，这一片居住条件很差。”2023年，广陵路改造启动，首发项目是“广陵有盐”片区。

既不能大拆大建，又得让这片区域“改头换面”，难度不小。“修旧不是封存，而是让历史呼吸，让居民享受现代生活。”广陵古城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丛刚说，在修复过程中，他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在设计上，工作人员广泛征集、钩沉基础资料，反复论证修改长达两年时间，最终别出心裁地运用了“新中式”建筑与造园理念，让新、旧空间在这里交织、碰撞。在施工上，工作人员力求修旧如旧，“以古法修古建”，比如用以糯米汁、熟石灰、桐油调配而成的“糯米灰浆”来修复墙壁，比水泥更有“呼吸感”。

精细改造之后，一个古今交融的城市文化交流中心应运而生。如今，“广陵有盐”成为古城亮丽风景，市民游客可在古韵悠长的贾氏庭院品茶，在现代时尚的四岸公所打卡。

不少网友留言说，“老味道”与“新活力”，在广陵路、皮市街等都能体会到。

“网红街”皮市街从南到北仅670米长，却聚集了上百家各具特色的小店，让人流连忘返，常逛常新。

前些年，因为喜欢扬州，安徽人王军在皮市街租下一个店面，购得数千册古籍，自学古籍修复技艺。在他的一双巧手下，一册册残破的古籍获得“重生”，具有古籍特色的灯具、雨伞等文创产品也被开发出来。如今，这

2006年，扬州推进东关历史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对“矛盾”：孤立式保护会导致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割裂，单一开发可能破坏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践证明，社区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关键。当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共建者”，文化遗产保护便能与社区发展相互赋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在多地实践中得到生动印证，其中良渚古城遗址非常具有代表性。

良渚古城遗址通过构建“生态公园+活力环境”的发展模式，生动诠释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它并未将遗址封闭，而是通过科技赋能保护、文化激活社区等路径，让古老文明与当代生活和谐共存、相互滋养。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遗址

核心区所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既是经济发展高地，也是文化遗

产保护标杆，证明保护与发展可

以促进。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高度重视文

化认同感与居民参与感的培育。

2011年，良渚文化村3931户居

民共同制

“村民公约”，涵盖26条

文明约定，借此构建起“熟人社

区”，增强居民精神认同。

在此基础上，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积极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创。

比如，2025年“良渚秋社”

37天内汇聚近60场社群

自主共创活动——培育出健

康、良性且可持续的社区文化营

造机制。良渚文化村还创新议

事机制，通过“阳光议事团”以

“线上议和线下决”开展民主协

商，问题解决率超95%，有效推

动社区治理。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构建了兼顾

遗址安全与民生改善的创新机制

体系。一是精准施策平衡保护与安

居，提出“分类分批集中申报”机

制，乡镇统一编制建房计划，居民

集中申请，政府补偿考古等费用，

保障遗址安全与居民安居。

二是“飞地”模式创新反哺，针对保

护区14个村落，在区外建设发展大

厦，发展物业经济，实现“区内保

护、区外发展”，将保护压力转化

为振兴动能。三是多元协同构建共

治，良渚街道发挥引导作用，形成

“社区大党委”统筹社区、物业、

业委会“三方协作”及12支“联

网小伙伴”队伍参与的多元治理体

系，整合资源，联动开展党群与民

生服务。

在产业发展上，良渚遗址管理

区注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能

力，推动文物保护与经济良性互

动。一方面，通过文创赋能文化遗

产，实施“良渚MEI”生活美学工

程，联合高校等成立生活美学联

盟，多维度阐释良渚文化，开发

600余款文创产品，2024年销售额

达2.7亿元，爆款产品频出。另一

方面，以产业集聚打造文化高地，

良渚文化大走廊串联多种文化资

源。

世界遗产 11

让文化遗产“活”在社区里

张 谦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写生活动现场。

陈 飞 摄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对“矛盾”：孤立式保护会导致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割裂，单一开发可能破坏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践证明，社区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关键。当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共建者”，文化遗产保护便能与社区发展相互赋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在多地实践中得到生动印证，其中良渚古城遗址非常具有代表性。

良渚古城遗址通过构建“生态公园+活力环境”的发展模式，生动诠释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它并未将遗址封闭，而是通过科技赋能保护、文化激活社区等路径，让古老文明与当代生活和谐共存、相互滋养。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遗址核心区所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既是经济发展高地，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标杆，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相促进。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高度重视文化认同感与居民参与感的培育。2011年，良渚文化村3931户居民共同制“村民公约”，涵盖26条文明约定，借此构建起“熟人社区”，增强居民精神认同。在此基础上，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积极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创。比如，2025年“良渚秋社”37天内汇聚近60场社群自主共创活动——培育出健康、良性且可持续的社区文化营造机制。良渚文化村还创新议事机制，通过“阳光议事团”以“线上议和线下决”开展民主协商，问题解决率超95%，有效推动社区治理。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构建了兼顾遗址安全与民生改善的创新机制体系。一是精准施策平衡保护与安居，提出“分类分批集中申报”机制，乡镇统一编制建房计划，居民集中申请，政府补偿考古等费用，保障遗址安全与居民安居。二是“飞地”模式创新反哺，针对保护区14个村落，在区外建设发展大厦，发展物业经济，实现“区内保护、区外发展”，将保护压力转化为振兴动能。三是多元协同构建共治，良渚街道发挥引导作用，形成“社区大党委”统筹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协作”及12支“联网小伙伴”队伍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整合资源，联动开展党群与民生服务。

在产业发展上，良渚遗址管理区注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文物保护与经济良性互动。一方面，通过文创赋能文化遗产，实施“良渚MEI”生活美学工程，联合高校等成立生活美学联盟，多维度阐释良渚文化，开发600余款文创产品，2024年销售额达2.7亿元，爆款产品频出。另一方面，以产业集聚打造文化高地，良渚文化大走廊串联多种文化资源。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成都将市中心足球场变为开放式遗址公园，洛阳用20平方公里遗址建成考古研学基地，蜀道遗产带动居民成为向导……成功案例的背后，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之道”。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本质是让文化遗产“活”在社区里，是让文化遗产成为社区生活不可或缺的、充满活力的一部分。当社区从保护中受益、为保护赋能，保护便不再是外在要求，而是内生的文化自觉——这正是中国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的智慧。

（作者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院长）



瓶窑陶艺制作体验现场。

吴云水 摄